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0



門八初6
198
10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墓表

其亡友方思會墓表

子女方思會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
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附於
其神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
期不果為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
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
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
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



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
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
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
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此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
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
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
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
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
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憾而有不屑之志其後
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

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
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
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
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莫得真
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
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
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
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
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憾不益甚
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

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
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
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
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
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
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
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
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
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
少善余余與令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

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
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
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
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篔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
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
愛予之深也思曾之壘也陳吉甫旣爲銘予獨痛思
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
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令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

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春涇
洪武初徙今附城鎮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
難走夜郎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
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
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
祖諱綬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
德字民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
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
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
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
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邱之感
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
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遘然之音也
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
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
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尙焉然性曠達高簡獨
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
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
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
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

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中遂以府君爲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紱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闕官署街衢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宏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祖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殿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龔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

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顏供墓

事尤盡其力云

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本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叅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清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穰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穰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各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

一天子使小黃門密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真二甲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祁州滿任卽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亾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

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飭儲待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辟公益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甯州城公新築增羊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各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囊橐遂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報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填闕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輯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尙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寃居

頃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常同臥起頃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服除授通政司右叅議司事清閒散衙後卽從名流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在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蓋素不樂公欲撰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隨衣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

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巖足跡幾遍
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玳陸崑輩爲湖社孫太
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尙書劉公麟也建安
李尙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乳羊博市沽
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
入社而顧尙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茗上社
畢輒遊山然以其人夷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
之鄭莊千里不齋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
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
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
遊而遭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卒
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
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
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
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誑繫獄公抗言使
者竟白其寃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斂
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
此人或當筵有所凌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卽命肩輿
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
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

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慙乜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媾之心公自懷玉還卽見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兒子輩事也不幸公尋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泖川鄉七保在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焉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爲戶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駕部也詔又以其官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遺利勢聞子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炫以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蓋又承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霑高祖諱宏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

利鹽筴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塋之會祖諱惟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儒上林苑因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是明經爲人師無錫鬻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蜜餌餽餽必愜其意一日行仆階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療之母袁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目忽自明人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蓄行乞于市且餒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意憐之厚資送得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閱古書傳方又數與黃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家無燕媾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嬾嘗服延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莪莪復生顛骨隆起乍開乍闔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秋遭疾食漸少氣微目炯炯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阿羅漢傳歛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潯之女封安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戶部某司員外郎問廣東按察司僉事幼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元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

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卽者因讀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名者以有君也遂據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序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旣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寃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倉皇從竄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充汀州通判究于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
好自矜炫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
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
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銜
命降香玉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
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
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
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婿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
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
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否有黑子已而果非真
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謹呼寧知
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
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廨
見一女子徒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
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
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
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
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
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
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興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

子然猶使之困窮掩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
然非其困窮掩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詔
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救贈翰林院
檢討許君之子曰國當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
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
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旣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
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卽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
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旣顯且貴
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哭荷國厚恩而抱
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

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鈇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資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鈇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資或構鈇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懼言于官鈇以不直憤歎於是君同產諸弟藉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鈇自無理耳歎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或又說金若父亡時資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資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既不勝金所求又養諸寡母振人之乏遂至罄贖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貧空手來歸入門意懽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髻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綽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子乎蓋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禮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識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闕無儲嘗大

雪擁蔽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養送其母黃媪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讀王荆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旁舍客歿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邁典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廁於其譜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久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煢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慈下之性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必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死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死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殉君者也以臣殉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

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獨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子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無錫秦松齡訂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
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筵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剝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
榘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
蠻□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
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
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
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
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
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
元時有爲融州路總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
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
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
中考鑪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
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

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旣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常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澱江君旣更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旣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類此者僅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
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
失在漏卮兵吏隨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
奮不顧死以絕刼質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
人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
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
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
則媿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燧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
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
何氏世葬之燧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
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
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
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蓋葬三
世而祖妣異其兆焉歷年圯廢燧以嘉靖乙巳加修
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
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
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龐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敘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歷官較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木榮其茂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封侯外戚汜鄉蜀郡慎濟陽宛族以運撥成陽陽夏穎昌遂之逾貴而溢繼東海鄉廬江相望雅道郁郁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苗迢迢千載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逢時濬發松栢九九石虎馬羊青葱崛岉凡爾後世有季有忠敬視斯述

按大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歸有胡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

舉四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或有媯之後何氏自前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郡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武為新莽所殺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以運撥也三國何夔仕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潁昌侯陽夏之何至曾而顯故云潁昌遂之曾日食萬錢累世奢侈過度所謂逾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鄉人何充廬江潯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潯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爲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求弟點允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莊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湓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諡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

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塚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
酋阿羅入黃河套中□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
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
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
戍守而已至■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旣而
■天子震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
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
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
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直亮望重
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
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
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沒遠者數千年近者
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
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
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墮也公五世孫鄉進士
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
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四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
予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斂以
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
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
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
政或告以海墾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走賦
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
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
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
同口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
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
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
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
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
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辨又
檢故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
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
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
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
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曠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元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而雖暴著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闕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元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元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元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元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元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宦達位至大理寺丞元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元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園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元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髻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卽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元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元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却之御史莫能致也元朗于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元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九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元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元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元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瀝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潞墜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予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元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絲龍幡題奏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權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四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
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
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
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
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給
曰金皆在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
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
鞠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
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
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
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
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
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
其得列于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
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
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鏞仁善好施畜
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
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

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菓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種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逋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子孺人耐子男五人鍼錠鈇鉞鏗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長墓石未

在晉之遼响响原隰草莽廣薦羊牛濺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疑疑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
撰勅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
具梁陞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豎石於墓道唯
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翰字
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
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天子而
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
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
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
君之母氏喪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踞雖
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
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
况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
顧愛君之弟註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擄掠遂脫
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
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
嘉殽洽此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瓶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闕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世九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卽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餼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牆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卽返我元宅毋久殯且怛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葬三子凌漢次卽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
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喬某其一未行凌漢子
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慮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徙
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
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且暮會闕下因爲
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
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
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而人不書銘令其墓以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
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

三老之良

天不宣節婦墓碣

吳縣東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濮州通判效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景之孫濮州通判效
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
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
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
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
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
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
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殉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最烈予嘗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用向嚴霜彼童之狂以爲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

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鑑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鑑父諱土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燭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獻歆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慎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厠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鄆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慎於葬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爲憂遂爲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慕其後諸姊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爲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爲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恆慕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懼
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織
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僧往往出入人家孺人
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
子與舍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
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泮川鄉橫塘之先塋蓋古之女
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
寔命不猶歸妹之以恆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
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
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恆慕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風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旣勒銘幽堂又請於
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峰後學

徐與喬訂
馬鳴鑿訂

平為立不慕道元
風不惡其習世之好於飲對世則雖能幽定又高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
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
穎好讀書父為政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
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
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
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為多先生童
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廼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醜齷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己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卽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
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
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
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
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
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于
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
吾鮑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
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子所
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
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
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
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經踵門而告余曰不肖
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
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
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
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責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
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五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質菴生
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椽亡何
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
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卽大喜卽不肖所與游稍不
勝終不憚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
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審取重諾尤好面
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
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
歛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
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
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斗槩間取圭撮之羨寧
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
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卽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
卽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
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緩踰時病與日
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
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
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迄不自暇逸今
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
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坳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雋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擬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挽漕道賈所奏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遇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歡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闈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溪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
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
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
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
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
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
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
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
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簿後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震川先生集卷三十五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
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于九嶷荆山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
于施州永州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
崖其南出云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以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
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
懸隔千里山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
而吏民冒化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
邪許摧軋朋峯鳥獸哀鳴震天峻地蓋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
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

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
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
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
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
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
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
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
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
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
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
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
臺門第時荆州府募召商□賞購過富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
天殿文書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績而公建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亦名係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黃谷風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
賜者爲崑山魏氏館甥遂爲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
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
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
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
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
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訥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蓋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卽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黷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秕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某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旣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今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謂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太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爲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救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卽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于總敘歷署縣篆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二邑之入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前所以不選職此之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本歷敘諸縣中不詳陽今按上言署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邵陽則六矣况他縣皆用古名獨邵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法故斷以為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為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賢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于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為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為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瘳即瘳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為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
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
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
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
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
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
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
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
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
世士大夫稱之繫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
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
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殆也公已病
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
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
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
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
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
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
日圯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卽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却不敢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卽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教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糜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
 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
 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
 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
 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光之
 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承羣從諸
 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為談先妣生平相與次下至今
 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知愛故
 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以卓然
 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

家乘云

按周憲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憲副高堂白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負痛

終天特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獲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劑之殊夫作者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存梗槩今從之然觀鈔本刪者不類太僕親筆復古堂刻與鈔本元稿同今仍錄于左其畧曰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保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災生構成嘔逆病症每對食即作嘔流沫盡日所食粥飯不過一甌外雖勉強作人步語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俱時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原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父母無窮之恨臣屢將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巡等道俱蒙察臣患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子守土之常經俱美詞慰留與臣調治痊可之日仍前圖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為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偃仰呻吟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

養獨非國家教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糜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惻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履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前人本決之今仍存莊識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哀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成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子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
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
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
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
十里由干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
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妯
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
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
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
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
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
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
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
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
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
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
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
常卿夏景之孫壻景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
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
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
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
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
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
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
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
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
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
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
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權
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天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
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旣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
 家世以耕農為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
 始舉進士為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
 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
 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
 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
 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
 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為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
 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
 自媿其姊云

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

恩詔乃許移

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

下亦被希世

之曠典矣

後以例不准移封
仍封費孺人莊識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
 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畧數語下筆輒
 為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對
 為野人主之流離以少
 因審此情嗚呼人扶危
 千自謂交情猶舊豈肯
 之難與矣
 桂全妻
 桂觀
 恩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
 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
 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
 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
 食不足以瞻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
 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
 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本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目爲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髻鬣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爲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爲戚也兄爲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爲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爲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爲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贊金甚急自
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
卒自新爲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
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
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
容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
不爲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
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
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

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爲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
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爲
自新不亡云

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爲太倉
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爲
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
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
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刊處人以此之管幼
安是爲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爲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爲始興教諭其次卽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爲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羸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媮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救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其往每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若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挾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家人持官物卽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五
死未殮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
已瀕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
鄉吾不能一日亡首邱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
往廬于墓側從始興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
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爲教曰古人葬以
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
一不然是爲逆命因乞始興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
爲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
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薛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
濟兄弟一時起海上竝爲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卽
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
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
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爲之銘可以不
媿而通叅張先生之狀尤爲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旣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爲墓銘
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
公贊畱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爲傳予讀而悲之爲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爲太倉故今爲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汪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爲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爲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等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尪弱多疾藥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強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爲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十三元忠爲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纏纏不止也君雖其官而自以爲不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詞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爲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榮字宗肅世爲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爲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爲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爲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呂公並以八座居畱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爲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規爲不法或以爲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爲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單人爲囊橐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爲君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上官以爲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歛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畱單縣令轅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爲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蓋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權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

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卽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嘗而論云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人謂大將國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壘宣德間以鄉進士爲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爲□圍公皆率衆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爲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爲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爲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
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
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
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
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
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
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
繼卒所至扁其居爲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
公爲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爲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爲京兆得贈三世皆
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郟人張得才
爲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
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
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
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
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旣歸所蓄書數
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
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雖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
造官府爲恥子弟斂戢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取其遺書讀之爲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其濼人世濼人皆曰京兆小廬山濼人

其交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爲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爲諸

生已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凡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煤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荆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鞏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畀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韻語書經駟駁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旣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譎譎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蓋深以予言爲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元

本公封君自茆涇人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蓋少况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別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間也比徙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黃籍遭廻二載及海南命下卽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歿

歸子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郫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
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昉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
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賣錫者勸令讀儒書遂
通詩易史傳洪武中涼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
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槩
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眾有謔語翁諫以為非
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
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

為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
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搖其首僧以為少
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沒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
已論死翁知有冤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
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
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為家僮携之入見
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規建書院即今巡
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
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於
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蓋謂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眠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困貯菓郡別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景昂景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鷺行暢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婿不爲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蓋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會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槃巡撫類以没人產爲事吳民冤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悞也以槃之酷東園翁事之觀死鶴事其所匡抹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考大臣年表及江西

人物志皆作熊槩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昂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槩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姓故稱胡槩皆不為誤莊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為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為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剝為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

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為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為甲族故長者與為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為人平恕有夜舐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為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
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
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
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
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
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皙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
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
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
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精編摩始不
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
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
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
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
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
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
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
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
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
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
獨不可賣蚊烟涼筵遣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兒之
夫沈氏顛顛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徃記數方還
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
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
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
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
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旣
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
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
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
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
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
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
十年冬子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六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爲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衽以聽焉又嘗爲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爲善鹿野翁爲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爲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爲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迨古
 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鹿野翁名某字某號某居某處
 其學有淵源於某師其志有
 以某為歸其行有某為法其
 言為善其理為公其心為平
 其氣為和又嘗為某書其
 本末其源流其大綱其細
 其善其美其長其短其
 其理其法其學其書其
 其理其法其學其書其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上谷後學董正位訂

